

現代散文選

姜亮夫編



中學國語補充讀本之一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現代散文選

上冊

姜亮夫編

北新書局發行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付版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散文選 上冊

實價四角半

編者	姜亮夫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貴陽雲南
廣州濟南成都廈門
南京西安重慶汕頭
杭州武漢長沙涇州

北新書局

序

散文的界說，照事實與論理來說，都很寬。小品、遊記、傳記等等，都在散文範圍裏。但本局這部補充讀物的整個計劃，是把文體能獨立的東西，與初中同學易于參考的各體文，都分了出來，成為小品文選、遊記選、筆記選、日記選等等。所以這部散文選，只能把議論文來作主體，這是本書一個要義。

議論文的方式，本來也很多。本書所選各篇，意思是想把重要的方式，都各各顧到一點，這是本書的第二要義。

我們總想在幫助中學諸君怎樣來學作文而外；還想因此而多送一份禮物，多少讓他幫助一些中學諸君的知識。有時甚至于也談點人生問題。總之不願讓大家讀一篇「空文章」，這是本書的第三要義。

因了這三點要義，有時我們選的文章，不得不稍提高一點，好在買書看的同

學，一定是用功的。

但是我們所選的人，似乎都是近代的前輩先生的文章多吧？對於近來的許多作家，都不曾入選，這並不是近來作家無可選之文，其實可選的文章很多，我們也承認近代有許多突過前輩先生的好文章，——甚至有前輩先生不能望其項背的文章，但我們所以不選的原因，却不能不申明一下：

一、我們這本薄薄的小書，容納不了許多材料，所以有許多只好割愛。

二、近來的作家，似乎都有兩種通病，不是說說幽默話，便是講講「什麼」。我們中學的學生，他們正好在刻苦磨勵中求上進的時候，就是少點幽默，多學些笨，似乎也沒有什麼要緊，所以都刪掉了。

三、近來的文章，似乎太藝術化了吧。抒情文權且不管，議論文也往往夾七夾八的描寫一陣不願意說老實話，有時令人感覺肉麻，這是刪掉近人文章的一點原因。

四、近來的文章，似乎太歐化一點了，有些簡直像外國人作的。歐化我們也相

當的贊成，但要變成「洋入股」，實在有點不合咱們自家的痺味。怕比中國舊貨的白香山老嫗都解的詩更難懂，實在有點『可恨無人作鄭箋』。其得其失我雖不敢評論，但我總覺得怪難味的！我想我們中學諸君，怕不會人人都來學「洋入股」吧？所以刪掉了！

五、作者的標名，我實在有點頭痛，因為近來似乎常常發現報章雜誌上面有誤用他人的「名義」的事，——也許是誤用他人的「文章」——說不定還會是些「搶死尸」或「埋活人」的玩意，令人不敢親近得很！這也是刪掉的一個原因。

六、本來有許多文章內容很好，可惜修辭太差，大概是些專門學者弄的東西吧？有時雖也有很好的，可作我們中學生讀的，但我怕又是翻譯而忘了寫原著者的文章，所以也刪掉了！

因了區區以爲不可的六則，所以還是尋幾個老牌來唱唱到好！雖然這也不過是我個人的「區區」。

在這書的幾十篇文章裏，似乎可以看出中國近十數年來學術思想上的大概情勢——自然這裏邊的文藝思潮也有一點，——而治學方法與態度的改變，在梁胡兩先生的文章裏，也可以知一時風氣，這對於我們中學同學的朋友的幫助，怕比幾篇空文總好點吧！

徐志摩的曼殊斐兒，似乎不是議論，但也不是記敘。志摩的文章，可以入選的似乎不多；這一篇勉強湊數吧。

其他的話，似乎無再申明的必要，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編者。

目次

序·····	編者(一)
墨學之根本觀念——兼愛·····	梁啓超(一)
評非宗教同盟·····	梁啓超(一一)
怎樣纔配稱做現代學生·····	蔡元培(二五)
人生真義·····	陳獨秀(三五)
不朽·····	胡適(四〇)
杜威論思想·····	胡適(五六)
易卜生主義·····	胡適(七〇)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九七)
今·····	李守常(一一九)

互助論大意·····	高一涵(一二五)
吶喊自序·····	魯迅(一四一)
看了羅丹彫刻以後·····	宗白華(一五〇)

墨學之根本觀念——兼愛

梁啓超

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這兩句話實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從兼愛衍出來，最易明白，不用多說了。「節用」、「節葬」、「非樂」，也出於兼愛。因爲墨子所謂愛是以實利爲標準；他以爲有一部分人奢侈快樂，便損了別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對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來推行兼愛主義。「非命」，因爲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愛人了；所以反對他。墨子講兼愛，常用「兼相愛交相利」六字連講，必合起來，他的意思纔明。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兼相愛是託爾斯泰的利他主義，交相利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試先述墨子兼愛的理論：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

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此言人類種種罪惡，都起於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則一切罪惡，自然消滅，然則怎麼方能去掉這自利心呢？墨子說：

「凡天下禍篡怨恨……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

肱畢強，相爲勸宰乎？前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墨子最要緊一句話是：『兼以易別。』他替當時的君主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君」，替當時士大夫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士」。他們的「墨者」，自己就號做「兼士」。兼和別的不同在那裏呢？老實說一句：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別」，不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兼」。向來普通的教義，都是以自己爲中心，一層一層的推出去。所以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講的社會倫理，都以此爲立腳點。所以最要緊是一個「恕」字，專以己度人：既已愛自己，便連自己同類的人也要愛他；愛自己的家，也愛別人的家；愛自己的國，也愛別人的國。孔子講的汎愛，就是從這種論式演繹出來。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處。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國」的觀念，既已有個「己」，自然有個「他」相對待；「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出差別。所以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①；在舊社會組

織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卻以爲這種差別觀念，就是社會罪惡的總根原，一切乖忤、詐欺、盜竊、篡奪、戰爭，都由此起。因爲既有個己身以示「別」於他身，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顧不得了。既有個己家己國以示「別」於他家他國，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家他國以利己家己國，也顧不得了。在這種組織之下講汎愛，墨子以爲是極矛盾，極不徹底。他說：

「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人矣。」（小取）

他的意思以爲：不必等到甚麼人都不愛纔算不愛人，只要愛得不周徧（有愛，有不愛），便算不愛人了。差別主義，結果一定落到有愛有不愛，墨子以爲這就是「兼相愛」的反面，成了個「別相惡」了。所以說：「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

然則兼相愛的社會便怎麼樣呢？墨子說：

「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

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簡單說：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爲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

這種理論，固然是好，但往古今來許多人，都疑他斷斷不能實現。當時就有人詰難墨子，說道：「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答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墨子是一位實行家，從不肯說一句偏於理想的話。他論事物的善惡，專拿有用無用做標準。他以爲「善」的範圍和有用的範圍，一定適相脗合。若不能適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觀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確信兼愛社會可以實現，纔肯如此主張。墨子何以證明他必能實現呢？墨子以爲從人類的利己心，也可以得着反證。他說：

『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

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墨子還引許多古代聖王兼愛的例證，如成湯爲民求雨以身爲犧牲之類，說明兼愛並不是不能實行。古代社會是否有這種理想的組織，我們雖不敢輕下判斷；但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確是實行墨子「兼以易別」的理想之一部分。他們是否出於道德的動機，姑且不論；已足證明墨子的學說，並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愛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①，理論、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並不希望立刻實行，以後須漸漸進化到了「太平世」，纔能辦到；在進化過渡期內，還拿「小康」^②來做個階段。墨子卻簡單明瞭，除了實行兼愛，不容有別的主張。孔墨異同之點在此。

非攻主義，是由兼愛主義直接衍出。既已主張兼愛，則「攻」之當「非」，自然不成問題，爲甚麼還要特標出來做一種主義呢？因爲當時軍國主義已日見發達；多數人以爲國際上道德和個人道德不同，覺得爲國家利益起見，無論出甚麼惡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對此說。他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搥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

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非攻上）

墨子這段話，用極嚴密的論法，辯斥那些「褊狹的愛國論」，可謂痛快淋漓。不獨是發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將所得的觀念來實地應用。讀此並可以知道墨子做學問的方法了。

反對戰爭的議論，春秋末年已經萌芽。宋向戌●●倡晉楚弭兵，就是一種趨時之論。但這是政治家的策略，彼此並無誠意。正與前俄皇尼古拉二世提倡海牙和平會